

知青

【全3册】
1
ZHI QING

梁晓声
著



千万知青的热血往事 大气磅礴的史诗巨作

百万字长篇小说未做删减
完整保留原著创作风貌

全景呈现
“上山下乡”运动
入选第四届“三个一百”
原创图书出版工程

知青的岁月，是苦难的岁月
他们曾和任劳任怨养活中国的
农民们同舟共济、抱团取暖过

CS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知青

[全3册]
ZHI QING
1



梁晓声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青:全3册/梁晓声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04-8382-1

I. ①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4773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经典·文学

ZHIQING: QUAN 3 CE

知青:全3册

作 者:梁晓声

出 版 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毛闽峰 李 娜

项目总监:石相杰

特约策划:张明慧

特约编辑:张明慧

营销编辑:杨 帆 周怡文 刘 珣

装帧设计:80零·小贾

封面插画:三 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1000千字

印 张:72.5

版 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82-1

定 价:128.80元(全3册)

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，
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。
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，
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，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。
于是，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，
即使在寒冬般的时代，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，
而那，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。

CONTENTS

目录

第1章 / 1

闪电的光耀下，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。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。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，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。

第2章 / 24

人永远也不想说的事儿其实很少，多半是暂时不想说的事儿。不想说，肯定有不想说的原因。所以，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理解。我理解你。

第3章 / 49

麦收队伍排成长长的横列，站在麦海的边缘。麦海中，拖拉机牵引收割机，还在进行收割。乌云厚重，压迫着麦海。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。

第4章 / 78

青年想将那一拎包书仍藏回筐堆，可分明又怕失去，孤注一掷地拎起了包。他发现那陕北青年隔着“封锁线”在不安地望他……

第5章 / 113

屋里看起来再也没有什么可藏东西的地方了，一切一目了然。包括冯晓兰和李君婷在内的知青们围坐桌旁，姿态各异。

第6章 / 143

赵天亮正脱上衣，几支手电光忽然照向他俩，照得他用手挡眼——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些人已经悄悄包围了他俩。

第7章 / 176

其实，有时候我又觉得好孤独，这会儿就是。决心是下了，但是心里想哭……分别前，抱抱我吧……

第 8 章 / 215

囤子跨向武红兵，武红兵腰杆一挺，脖子一梗，一副再怎么打也不还手的样子。囤子却没再次扇他，反而拥抱住了他，拥抱得很紧很紧。

第 9 章 / 252

武红兵呆站在门前，伸出手欲推门，却又缩回了。他当然明白里边正在发生什么事儿，但是显然并不能确定赵曙光在和谁。

第 10 章 / 289

武红兵和那两名说相声的知青循声望去，见是纠察队，立刻从高处跳下逃跑。纠察队的人紧追不舍。慌不择路的三个人跑进了死胡同。

第 11 章 / 327

那你也不应该用政治的方式报复他！这好比在背后用刀子捅人！你跟我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多少总该受我点儿影响吧？那叫卑鄙！

——第 1 章——

夕阳如血。

列车奔驰在秋季的松嫩平原。夕阳悬在车头前方，似乎在勾引列车吻到它。而对于列车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尽管看起来车头与夕阳的距离近在咫尺，这情形使人联想到“夸父追日”的神话。车头气急败坏地喷吐浓烟，混沌了天地。而于那混沌之中，夕阳将车身映成平原上一道长长的剪影。

夕阳无可奈何地沉落……

列车亢奋地追逐……

迷雾渐散。一缕青烟，从一只斑驳了红色铁锈的灰铁皮烟囱里冒出。这只旧烟囱属于一栋被漆成果绿色的小房子。亮晶晶的铁轨从这小房子前铺过。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窄轨铁路，将林区丰产的木材一车车运到原野以外的地方。仓库整齐地排列在小房子后边，小房子旁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白桦林站—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竖——1969 年”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天空中朵朵大朵的乌云逐渐堆积成团，从远处茂密的白桦林那方压过来。

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，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。窗上，贴着红纸剪的“忠”字和“公”字，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，还有桌子、椅子、箱子、柜子，都没刷油漆，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。床上挂着蚊帐；

炉子上的水壶吱吱作响，突突地冒出水汽；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。

杨秉奎五十多岁了，一脸该刮未刮的黑胡楂，一身旧铁路服，脚上是双“解放”鞋。

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。杨秉奎抓起听筒：“对，是我，‘养病亏’站长……放心，我知道……哎，你说话客气点儿嘛……我不管你是谁，给老子记着！”

他“啪”地放下电话，从墙上摘下铁路信号灯，把与铁路服配套的蓝帽子按在头上，开门出去，大狼狗溜溜地跟着。

天已快黑。

杨秉奎仰脸看天，雨点儿落在他脸上。

“早不下晚不下，非赶这个时候下。老天爷，你他妈成心找人别扭啊！”杨秉奎扭动着布满胡楂的嘴，喃喃地咕哝着。天仿佛就是要跟杨秉奎找别扭似的，霎时间雷声大作，暴雨倾盆。

“老伴儿，都说谁也惹不起老天爷，看来此话真不假呢！”“老伴儿”就是那条大狼狗。杨秉奎无奈地退回小房子，将雨衣从墙上取了下来。

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，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。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。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，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儿，照在杨秉奎身上。

司机探出身喊道：“老站长，对不起啊，让您在雨中为我举信号灯了！”

杨秉奎：“甭客气，应该的。再说也不是你对不起我，是老天爷对不起我。”

列车停稳，一节节车厢的门被依次打开，有人从上面跳下来。顿时，哨声此起彼伏。

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喊：“全体下车！整队集合！各带队注意，哪一车厢少了一个，军纪处分！”

可是知青们却没有应声从车厢里跳下来，而是犹豫地聚在车门口，谁也不愿意先行一步。一名女知青用上海话抱怨，意思是这么大的雨，淋湿了我衣服和行李怎么办？也没有个站台，也没人准备好雨衣和伞。

张平原连长分开聚集在一起的知青，指着那名女知青问一名男知青：“她嘟囔什么？”

那男知青也是上海人，绰号“小黄浦”，他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将女知青的话向他解说了一遍。

张连长：“那也不许赖在车上！”

他跳下车，指着“小黄浦”命令：“你，给我下来！”

这时，团里的曲干事走了过来，把手拢在嘴边，冲车厢大声喊：“男知青先下，接一下女知青，不要让女知青们摔伤了！各带队注意，要保证安全，保证安全！”

刚才已经跳了下来的“小黄浦”张着双手要接女知青，却被一个体态圆墩墩的女知青给压了个屁股着地。

曲干事赶紧上前扶起他们，关心地问：“摔伤哪儿没有？”

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伏，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儿。闪电的光耀下，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。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。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，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。

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，冲着知青们大喊：“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！”

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，大家拥进仓库。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，束手无策地自语：“这老爷子，真添乱！”

“不许往那儿跑，列队！”张连长拦住一些知青，被拦住的知青不情愿地向仓库的方向张望着，张连长生气地吼道，“都聋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列队！”

被拦下来的知青敢怒不敢言，怨恨地瞪着张连长，不情愿地站成队形。

“都没见过下雨吗！”张连长吼声如雷。

无人接言。

“回答我！”

一名女知青小声说：“见过……”

曲干事走来，在张连长耳边低语：“老张，我看是不是暂时……”

张连长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恼火地说：“你别管！”

曲干事欲言又止，只好退到一边，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一支已经被雨淋湿的烟，刚举到唇边，又想起了什么，将烟揣回兜里。

张连长脸板得像块湿木头：“下雨只不过是下雨，下再大的雨也还是下雨，不是下刀子！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！他们一插队，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！你们叫兵团战士！是战士就得有点儿战士的样子！没有口令擅自行动，不是好战士！跑到仓库去的，都要受处分！”

曲干事又说：“老张，还是听我的……”

“不听你的！这时候非听我的不可！”张连长打断他的话，继续训，“我们这个团的团长，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！当年跟随团长转业到北大荒的，号称三个百分之九十五——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团员！百分之九十五的正副班长！百分之九十五的五好战士！这是我们团的政治血统，这个政治血统必须永远保持下去，保持住了就等于保持住了我们团的光荣！所以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，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，我一个也没从城市里往一团接！哭鼻子抹眼泪也不要！写血书也不要！你们已经成为一团的战士！你们也应该感到光荣！感到自豪！挨点儿淋就不要纪律了？不是都发誓要炼一颗红心吗？那就给我从现在炼起！”

张连长的训话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，一个知青惊慌地跑过来：“带队，那边打起来了。”

“谁跟谁打起来了？”

“北京的和哈尔滨的，啊不！是哈尔滨的和北京的、上海的打罗圈架！”

张连长和曲干事连忙向事发地赶去。

在列车的尾部，几十名知青打成一团，有女知青在尖叫：“别打了！”

“砰！”

一声枪响使打架的知青都停止了。杨秉奎冲到打架的知青中间，扯开

嗓子喊：“谁再打我崩了他！都到仓库避雨去！”

张连长和曲干事赶过来的时候，知青们早已悻悻地散开了。

张连长看着四散离去的知青说道：“就这么完了？”

“不完还怎么着！”杨秉奎甩下一句话，也转身走开了。

仓库的一摞麻袋上横七竖八地摊着些湿透了的衣服，男知青们把身上能脱下来的衣服都脱下来拧干。上海知青徐进步连裤衩也脱下来拧，被一穗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的干苞米击中面门。

“谁？谁他妈打我？！”他鼻子被打出了血，眼镜片上也开了朵蜘蛛网似的花。

哈尔滨女知青孙曼玲双手叉腰，操着地道的东北腔指着他：“你要不要脸啊！当我们女知青不存在啊！”

孙曼玲背后那些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女知青都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。

徐进步恰与孙曼玲面对面，赶紧用湿裤衩捂住下身，红着脸嘟囔：“哎哟妈呀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是我不要脸还是她不要脸啊！”

孙曼玲听到了，生气地发动女知青：“姐妹们，他出言不逊，打他！”

一时间，苞米、葵花盘长了翅膀似的飞向徐进步，徐进步顾上顾不了下，狼狈地窜到了几个箩筐后面。无辜挨打的男知青们也跟着东躲西藏。

“你们就这么糟蹋我留的良种？”拎着枪的杨秉奎大喊一声，闹成一团的知青顿时安静了。

知青赵天亮赔罪道：“对不起老爷子，刚才发生了一点儿小摩擦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我们保证归放原处。”说着，将地上的谷物一样一样拾起，其他知青也纷纷帮他。

“以这几个箩筐为界，今晚，筐那边是女知青的地盘，筐这边是男知青的地盘。都听明白没有？”杨秉奎看着一边收拾地上的谷物一边点头的知青们，扬手示意了一下赵天亮，“你过来一下。”

赵天亮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到杨秉奎近前。

杨秉奎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赵天亮。”

杨秉奎点点头：“我授权你，今晚要是有什么男知青胆敢犯女知青的界，就把他拖出去，让他喂蚊子。”

哈尔滨知青孙敬文插嘴道：“下雨天蚊子不叮人。”

杨秉奎摇摇头：“这雨不会下一整夜。雨后的蚊子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以百当千当万。不相信的就让他领教领教北大荒的蚊子，哼！”

赵天亮有些迟疑：“可我一个人，势单力薄，恐怕做不好你交代的事儿，授权也白授权。”

“那就挑一个助手吧。谁愿意？”

孙敬文油腔滑调地凑上来：“我！我！谁也甭争，就是我了！我可爱干把人拖出去喂蚊子的事儿了！”

杨秉奎问赵天亮：“还有问题吗？”

赵天亮摇头。

杨秉奎一转身走了。

孙敬文学着样板戏里刁德一的样子拖腔拉调地唱：“这个老头——不寻常……”

赵天亮碰了碰孙敬文，问：“哪儿的，叫什么？”

“哈尔滨的，孙敬文。以后你叫我‘小地包’就行。”

“我是北京的。”赵天亮点了指正由孙曼玲指挥着，在仓库里拉草绳子的女知青们，“你认为她们想干什么？”

孙敬文抓了抓脑袋：“猜不准。搭衣服吧？”

孙曼玲们却往草绳上搭草帘子和麻袋，搭成了一道“隔墙”。

赵天亮轻轻地嗤了一声：“多此一举。”

孙敬文拍拍他肩膀：“别多说了啊，她可是我老姐。”

阳光从仓库上方的一排长方形窗户里照了进来，驱散了仓库里的阴暗。

赵天亮醒了，他身上盖着麻袋，仰面躺在草帘子上——仓库里所有的知青，都是这么睡了一夜。赵天亮把头向左扭去，只见徐进步、孙敬文以及周边的几个男知青全都趴着，双手托腮，跷着脚丫子，兴致高涨地向草帘子对面张望；他右边的王凯、沈力、杨一凡三名北京知青也同样，一心一意地向对面伸着脑袋观看什么。

赵天亮对他们的专注有些奇怪，一翻身也朝对面看去——对面的草帘子和麻袋下端暴露着一双双女知青的裸腿和光脚丫，她们的腿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姿态，有的在走动，有的跳芭蕾舞似的跷着脚尖，有的将一只裸臂搭在草帘子上，单腿着地“金鸡独立”着。一副胸罩掉在地上，一只修长的手臂垂下，把它捡起。

沈力在往小本上画速写。

“你们……”“下流”“可耻”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，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。一只麻袋从天而降，蒙住了赵天亮的头。

徐进步轻声地鼓励道：“对！还没看够啊！别让他出声……”说着，便扑在了赵天亮的身上。

沈力：“你们可别闷死他。”

孙敬文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，别得着便宜还卖乖。”

女知青那边忽然发出尖叫声，一阵骚乱。

王凯眼尖：“黄鼠狼！”

“钻咱们这儿了！那儿！那那儿！”杨一凡指着嚷嚷。

黄鼠狼窜到了男知青这边，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黄鼠狼身上，没有人再搭理赵天亮，他这才从麻袋底下钻出来，大大地喘了几口气。还没等他定下神来，哨声从仓库外传了进来。

杨秉奎走进仓库，仓库已经没人了，麻袋乱扔一地，柳条筐也倒在地上，草帘子却还在草绳上耷拉着。

杨秉奎边收拾地上的狼藉，边嘟囔着：“这些孩子……”

一阵隐约的哭声从草帘子另一边传来。

“谁还在那儿？”

哭声呜呜依旧。

杨秉奎提高声音：“我过去了啊！”说着，便扯下一条麻袋，走到“隔墙”那边，见上海女知青周萍缩在一个角落，双手捂脸，继续哭着。

“哭什么？谁给你气受了？”杨秉奎走上前去问道。

周萍摇头。

杨秉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温和些：“挨淋了，就受不了啦？”

周萍还是摇头。

杨秉奎有点儿生气，火气一顶，把刚才的温和顶走了：“那你哭什么！没听见吹哨子呀？别人都集合了！”

周萍绝望地说：“他们不要我！”说完，放声大哭。

杨秉奎蹲了下来：“谁们不要你？”

周萍：“带队们，因为我父亲是资本家……可我写了三次血书……”

杨秉奎注意到周萍右手的食指包扎着，皱眉问：“手指怎么了？写血书刺破的？”

周萍抽抽搭搭地说：“不是刺破的，是咬破的。别人说，写血书一定得自己咬破自己的手指……”

“教条嘛。所以你就咬破三次？”

周萍痴痴地点头。

“发炎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还能不发炎？说说，你父亲是民族式的，还是买办式的？”

周萍用手抹了抹眼泪：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档案里写的是民族资本家。”

杨秉奎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要是民族资本家，倒还有点儿商量的了。政治

上的事儿，我是懂些的——可既然他们不要你，你怎么还是来到这儿了呢？”

“我从上海偷偷混上了知青专列……”

杨秉奎吃惊道：“上海？那得经过北京、哈尔滨、北安，一地一点名，你就能一路混过来了？”

周萍点了点头。

杨秉奎被感动了：“姑娘，北大荒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。冲你这一份诚心诚意，我帮你。起来，跟着我。我一定会帮你到底！”

周萍顺从地起身，跟随杨秉奎走出仓库。

张连长瞪着眼前整齐地列成队的知青，训道：“你看你们，啊，麻袋扔得哪儿哪儿都是！那可都是新的！今后你们要记住，在北大荒，麻袋也是宝贵的东西！”

徐进步眨眨眼睛，强词夺理：“北大荒三件宝，人参貂皮乌拉草，从没听说过还有麻袋！”

张连长瞪着徐进步：“现在你不听说了？都记住没有？”

知青们回答：“记住了！”

赵天亮不服地说：“我有意见！”

张连长：“给你半分钟，说！”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这是常识。既然是常识，就应该为我们的到来考虑得周到些，提前做好防雨措施。”

张连长反问：“也就是说，应提前准备好足够用的雨衣、雨伞、雨靴，最好再搭好十几顶临时帐篷？”

“按理应该那样。”赵天亮一板一眼地回答。

“你出列。”

赵天亮向前跨了一步。张连长走到他身边，上下打量他，仿佛在研究一样稀罕的物件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北京知青赵天亮，‘赵子龙’的‘赵’！”

张连长哼了一声：“赵子龙是条龙，冲你刚才说的话，我看你像一条虫！雨衣、雨伞、雨靴、帐篷，想得倒美！在北大荒，在目前，想到了也白想，因为那是做不到的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北大荒的意思那就是，老天爷给人气受，是常事儿，人得受着！你的想法是歪理，我讲的才是正理，北大荒的理！”

赵天亮说：“我对你动不动就训我们也有意见！”

张连长：“还有意见以后再提，给你的半分钟过了！第一排听我口令，向前一步——走！向右——转！你们都跟着他，把麻袋收集到仓库去！”

赵天亮低声对徐进步嘟囔：“半分钟里，我说的没他说的多！”

徐进步瞟了一眼张连长的背影，说道：“这就叫，官不大，僚不小。”

张连长猛地回头，瞪着他俩：“说什么呢？”

徐进步赶紧朝赵天亮一指：“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！”说完，便朝一条麻袋跑去了。

赵天亮转头望着徐进步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不是陷害我嘛！”

杨秉奎和周萍一前一后朝这边走过来。张连长看到他们，想转身走开。

杨秉奎：“张连长，站住。”

张连长站住了，掏出烟和打火机。

“我跟你说话，你不许吸烟。”杨秉奎将张连长手里的烟夺了过去，叼自己嘴上，又指了指张连长手中的打火机。张连长只得按着打火机，伸到杨秉奎嘴边，同时狠狠瞪了周萍一眼。

杨秉奎缓缓吐出一口烟，对张连长说：“旁边说几句话。”

张连长只好跟着杨秉奎踱向一旁。

杨秉奎：“你不拿好眼色瞪人家姑娘干什么？”

张连长：“我没瞪她。”

杨秉奎：“瞪了就是瞪了，事实那否认得了吗？我觉得人家姑娘挺不容易。归在你们连了。”

张连长：“老爷子，她是硬跟来的。我没那么大权力呀。”

“她的情况我了解过了，我的话你照办就是了，算给我个面子。”

“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可她父亲是资本家，不符合咱们兵团的成分要求。”

张连长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民族资本家！”杨秉奎正色纠正。

“资本家就是资本家，哪还有什么区别？”张连长铁面无私地说。在他眼里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资本家，都是反动派。

杨秉奎：“资本家和资本家，当然有区别！我看你政治水平不怎么样！”

周萍紧张地盯着他俩，列着队的知青则用同情的眼神看着周萍。

张连长有些为难：“老爷子，您的批评我虚心接受，可这件事儿，我真的……”

“说来说去，我看你是成心不想给我面子！”杨秉奎有点儿生气，转身对周萍说，“咱不跟他瞎耽误工夫了，我给你找个更好的连队！”

卡车和马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有的知青方阵已经上了车，没有上车的知青方阵正准备上车。周萍急得又快哭了。

曲干事走过来，对杨秉奎“啪”地敬了一个军礼：“站长同志，我们团长嘱咐我一定替他向您问好！我马上要坐卡车回团部去了，您有什么要捎给团长的话没有？”

杨秉奎：“小曲，你来得正好！这上海的女学生，我劝张连长收到他的连，张大连长不给我面子。你看怎么办吧。”

曲干事早就认识周萍了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：“张连长，这你就不对了。你怎么能连站长同志的面子都不给呢？”

张连长有些急了：“哎，曲干事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她的情况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同情归同情，感动归感动，事情归事情，不是连你都没权力……”

曲干事摆了摆手：“得了得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什么权力不权力的，我代表团长做决定，她就归在你们连了！”

张连长还想争辩，曲干事把他扯到一旁，低声说：“我不是装好人，明